

# 撞死了 一只羊

万玛才旦◎著

撞外借

南方出版传媒·花城出版社

# 撞死了 一只羊

གཤམ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ལྷོ་

万玛才旦◎著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撞死了一只羊 / 万玛才旦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360-8599-2

I. ①撞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小说创作—文学创作研究 IV. ①I247.7②I0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5788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  
策 划：朱燕玲  
责任编辑：夏显夫  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  
封面设计：刘红刚

---

书 名	撞死了一只羊 ZHUANG SI LE YI ZHI YA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75 1插页
字 数	160,000字
版 次	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9.8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目 录

### CONTENTS

---

撞死了一只羊 / 3

我是一只种羊 / 21

寻访阿卡图巴 / 61

寻找智美更登 / 87

附：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 / 202

## 撞死了一只羊

我和乞丐将死羊扔到天葬台上，后退几步等着秃鹫们下来。没过多久秃鹫们就摇摇晃晃地下来了，围在了死羊的周围，开始吃。

乞丐说：“这只羊真是好福气。”

我不说话，只是定定地看着。

乞丐说：“将来我死了，我也要把自己的尸体施舍给秃鹫们。”



大清早，我还没从梦中完全醒来，就被一位老雇主给叫醒了。

我记得我做了一个好梦，但是被他叫醒后，就不记得具体做了什么好梦了，只记得那是一个好梦。我有点扫兴，我在被窝里一动也不动。

这位老雇主叫普布次仁，他有狐臭，他也有很多钱。

这个清早，我实在不想起来。我从被窝里看了一眼普布次仁，没有说话。

太阳从窗户的缝隙里照进来了，屋里暖和起来。阳光让普布次仁的狐臭在空气中散发开来。他的狐臭的味道本来就很厉害，这会儿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狐臭的味道让我睡意全无了。

普布次仁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，他只是对我说：“拉一趟货吧。”

我走过去打开窗户，看着窗户外面说：“我今天休息。”

普布次仁这时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，走过去把另一扇窗户也打开了。他也对着窗户外面说：“拉到老地方，上午出

发，下午就到了。”

我说：“今天我休息。”

普布次仁笑了，说：“今天的货急，必须今天去。”

我也笑了，说：“我今天真的要休息。”

普布次仁就说：“给你加钱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加多少？”

普布次仁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五百。”

我就没再犹豫什么，穿上衣服跟他出来了。

装完货，普布次仁说：“你的大卡车看上去就像一头壮实的牦牛！”

我说：“很多人也这么说。”

普布次仁说：“他们说得没错，确实很像。”

我没再说什么，钻进了驾驶室，然后我开着我的大卡车上路了。我从倒车镜里看到普布次仁站在原地不动。

这会儿，我开着我的大卡车已经在荒野上了。荒野上看不到半个人影，让人心烦。后面扬起的尘土，几乎把大卡车给淹没了。

已经是午后了，太阳很毒辣。我有点困，打了几个哈欠。路笔直地伸向远方，我忍不住闭上眼睛打了个盹。在荒野上行车，这是常有的事。但这也是在荒野上经常发生车祸的原因。因此，跑长途的司机们都喜欢带个小徒弟什么的。我也带过一个小徒弟。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那个小伙子不错，很快就学会了开车。每当我开车开困了，他就替我开。



突然间我醒了，睁开眼睛，我的双手还在方向盘上，大卡车还在笔直的路上行驶着。我有点后怕，要是那个小伙子在就好了。可是，这样想也没有什么意思。那个小伙子长得英俊，我很喜欢。就是因为他长得英俊，我女儿也喜欢上他了，跟他跑了，再也没有回来，连个音讯也没有。我的老婆死得早，是我把女儿拉扯大的。可是最后，她还是跟着别人跑了。

这些事让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我使劲把脑门撞向方向盘，又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。这一下，脑子里似乎清醒了许多。

为了继续保持这种清醒，我左手握住方向盘，右手伸向副驾驶的位置摸烟。我的手摸到了烟盒，我把手伸进了烟盒里。我的手指感觉到里面只有一根烟。我把那根烟掏出来，叼在了嘴上。

我看了一眼副驾驶的位置，发现打火机就在那个空烟盒的旁边。我转回头，把手伸向那里摸打火机。我先摸到了空烟盒，就使劲捏了一把，把空烟盒捏成了一团。我又快速地看了一眼，看准了打火机的位置。我很快就摸到打火机了。

我把打火机拿到方向盘的位置，打了几次才打着，将叼在嘴上的烟点燃了。

我吐出一口烟圈，烟雾慢腾腾地在我面前散开，随后消失了。之后，我又大口地吸了几口，将烟吸进了肺子里。立时，浑身上下一种很爽快的感觉。

那根烟在我的手指间快燃尽了，手指间沾着一些黏糊糊

的东西，像是汽车的机油。快燃尽的烟头把我的手指给烫了一下。我把烟屁股在手指间往前推了推，又拿到嘴边狠狠地吸了一口。剩下的烟被我一下子吸完了。

我看了一眼，有点舍不得，最后又使劲吸了一口。这次，我吸到的不是烟的味道，而是过滤嘴的焦味。

之后，我将剩下的烟头从车窗里扔了出去。

我发现打火机还捏在我的手里。我把打火机放到了前面的仪表盘上。

仪表盘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位活佛，一副慈祥的表情。那张照片晃来晃去的。照片上的活佛也晃来晃去的。这位活佛是我的根本上师，他一直端坐在我的心头，纹丝不动。我开车这么多年，没出什么事故，就是因为我的上师一直端坐在我的心头。

我的眼睛盯着照片看，我的心里踏实了很多。随后，我的脸上露出了笑。

午后的天气似乎更热了。前面马路上的热浪像一道摇摆不定的风景。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粒。我把手伸向座位的底下，摸索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最后，我摸出一个塑料瓶子。里面只剩下一点点水。

我用牙齿咬开瓶盖，把瓶子里仅有的一点水往自己的嘴里倒。那点水很快就滑进我的喉咙里了。我听到喉咙里似乎发出一阵“啾啾”的声音，像是被火烫着了。

塑料瓶里的水很快就没了。我狠狠地把塑料瓶子扔到了窗外。我从倒车镜里看到塑料瓶在荒野上飘向了远处，像是

要急于摆脱掉跟我的干系。

突然，卡车剧烈地颤动了一下。我赶紧转过头来。我一边减速一边从倒车镜里往后看。我从倒车镜里看到后面的马路上有个东西在翻滚着。

我一个急刹车停下了车。

我又从倒车镜往后看。那个东西在马路中央停住了。

我继续从倒车镜里看那东西。那个东西一动也不动。

我打开车门走下车。我向那个东西走去。

待走近时，我看见那是一只羊。那只羊已经被我的卡车撞死了，一动也不动。

我在羊旁边蹲下身来。羊的眼睛半睁着，血从羊的嘴角流了出来。

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根本上师。我闭上眼睛念了几句六字真言。

之后，我睁开眼睛看远处，远处什么也没有。

我又看了一眼羊的尸体。羊的嘴角的血流得更多了，半张着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。

我站起来，走到路边四处看，四处什么也没有，空荡荡的。只有一阵一阵的热浪起伏不定。

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卷报纸，撕下一小张长方形的，拿在手里。我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丝。我把烟丝放在撕好的报纸上，开始仔细地卷。我用舌头舔了舔接口，将烟卷好了。每当没有了纸烟，我就自己卷烟抽。

我将卷烟叼到嘴边，准备拿出打火机点。

我在口袋里找，没有找到，就想起什么似的向大卡车的方向走去。

我打开驾驶室的门，从仪表盘上取出打火机，打着，点上烟。这时，我看见了挂在方向盘上方的照片上的我的上师。他一动也不动地斜眼看着我，眼神里似乎有责备我的意思。我有点不知所措，赶紧关上了车门。

我转身靠在车门上抽烟。抽了几口之后，不由自主地往死羊的方向看。死羊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我不由自主地念了一句六字真言。然后，我又转回头来继续抽烟。这烟草没有丝毫的劲道，抽着就像抽羊粪蛋卷的那种娃娃们抽的烟一样。

我一边抽烟一边看前面的荒野。荒野上什么也没有。我抽完烟，将烟蒂扔到地上，使劲在上面踩了踩。

然后，我转身向死羊的方向走去。我到了死羊的旁边，死羊还是一动也不动。我站着往下看死羊。死羊嘴角流出的血更多了，在马路上凝聚成一大块紫黑色的图案。这图案有点古怪，我似乎在那里见过，却又记不起来。我蹲下来把死羊抱在了怀里，站起来看远处。

远处什么也没有。我抱着死羊往卡车的方向走。

我走到卡车旁边，打开卡车后座的门，把死羊放在了后面的座位上。

我重重地关上后座的门，打开了前面的门。我跳上了驾驶员的位置。

我发动汽车。几次发动，只是发出“突突”的声音，没

有发着。后来终于发着了。但是声音很古怪，一直“突突”“突突”地响个不停。

待我坐稳之后，我又看见照片上的上师在盯着我。他的目光严肃，让我有点心虚。我赶紧低下头双手合十说：“您也看见了，那只羊是我撞死的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我抬头看时，照片上的上师还是那副表情。

我在心里抱怨了一声：“您也不提醒提醒我，撞死一只羊，让我积下罪孽。”

照片上的上师的表情似乎更严肃了。我有点不知所措了。我回头看一眼后座上的死羊。死羊很安详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我回头看上师，上师的表情似乎变了，不再那么严厉了。这下我有点放松了，挂上挡，让车动了起来。

我想此刻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古怪。我紧闭嘴巴，只顾开车。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我的两只眼睛，我的眼神有点失落。

前方的荒原上的热浪在大片大片地涌动。我的额头上渗出的汗珠更多了。汗水渗进了我的眼睛里。这让我很难受，我使劲眨了几下眼睛，前方的风景在我的视线中模糊起来。

我猛地发现前面的路上有个小黑影在蠕动着。我有点兴奋。我慢慢把车速给减下来。我盯着前面看。我辨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。热浪让那个东西的轮廓也变模糊了。

我又狠踩油门向那个黑影飞驰过去。随着距离的缩短那黑影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。我终于看清那是头形单影只的驴

子。我有点失望。我从车窗里看那驴子，驴子眼神很冷漠。它似乎都懒得看我一眼。

我使劲摁了几下喇叭，发出了刺耳的声响。但是驴子似乎什么也没听到，旁若无人地沿着马路继续走它的路。

我对这头驴子很失望。我回头看了眼后面座位上的死羊，死羊还是那个样子。我转回头来，加大油门向前驶去。我不想搭理这头古怪的驴子。

我对着照片上晃来晃去的上师说：“这年头，人都变得很古怪，没想到驴子也变成这样了。”

我看见上师似乎笑了。我想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了。

我有点高兴。我从倒车镜里看被我甩在后面的那头倔强的驴子。那头驴子不见了。我的心里平静了一些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忽然想，也许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驴子，那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幻想罢了。我不再去想它了，管它呢，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事儿太多了。我把目光投向窗外。透过车窗可以看到更远处，更远处茫茫一片，看不清是什么，也许是沙子。

太阳快落山时，我终于把货送到了该送到的地方。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。院子里有一条大狗。我摁了几下喇叭，大狗就叫了起来，随后几个小伙子出来卸货了。一个之前跟我说过几句话的小伙子对我说：“你怎么了，看着有点怪怪的？”

我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”

他没再说什么。我问他要了一根烟，点着抽起来。

小伙子们一边卸货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车的货物都堆在了旁边。

小伙子们开始把货物往旁边的那个库房里搬。

那个我问他要烟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的卓玛在打听你什么时候来呢。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是吗？那我得去看看她了。”

小伙子们就不怀好意地笑。我又问他要了一根烟，他还帮我点上了。

我开动了车，但是我没打算去卓玛家。我把车开出了刚才的院子。小伙子们以为我要去卓玛家，还在后面嘻嘻哈哈地笑呢。

卓玛是我的相好。自从我女儿跟我那徒弟跑了之后，我就跟她好上了。

我开车经过尘土飞扬的小镇的街道。街道上骑摩托车的牧民们呼啸而过，看着很危险。我把喇叭摁了无数次，终于驶出了小镇的街道。

我在屠宰场一卖肉的摊位前放慢了速度，停下来。

一屠夫正将一扇刚刚剥了皮的羊倒挂起来，忙乎着。这屠夫见我将车停下来就问：“买肉吗？你看看，多好的肉，好肉啊！”

我看看那倒挂着的羊肉，又看看那张令人生畏的屠夫的脸。屠夫见我不说话，就把手里的刀夹在了嘴里，自顾自地忙乎起来。

我回头看看后座上的死羊。死羊躺在座位上，从嘴角流

出了更多的血。我有点看不下去，又将头转回来。

我看着屠夫摊位上倒挂着的羊肉，问：“整羊多少钱？”

屠夫以为我要买他的肉，就赶紧将夹在嘴里的刀取下来，脸上带着笑说：“你要整只？可以便宜。”

我问：“多少？”

屠夫说：“我称称看。”

屠夫就拿起旁边的秤杆，将那扇羊肉挂起来称。

之后，又拿起一支油腻不堪的笔在一张同样油腻不堪的纸上画来画去。

画了一会儿之后，屠夫说：“六百六十四。”

说完看我的脸。

我看着他手上油腻不堪的笔和纸，没说话。

屠夫看了看自己手上的东西，说：“你如果不相信自己算算，给。”

说完将油腻不堪的笔和纸递给我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屠夫把手里的笔和纸扔到一边，想了想说：“那这样吧，你要买整羊，就便宜点，凑个整数，六百块。”

我看着屠夫说：“买只这样大小的活羊多少钱？”

屠夫说：“也就五百块吧，你以为我能赚很多呢，其实我也赚不了多少，我就靠这个养个家，糊个口，不容易。”

我继续笑着说：“我回来时再买吧，我先去寺院办点事。”



屠夫有点不高兴的样子，说：“我还以为你要买呢！”

说完又把刀夹在嘴里忙乎起来，不看我。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将车开走了。

很快就到寺院了。我特意开车沿着寺院的外围绕了一圈之后，把车停在了离寺院大门不远的地方。我看见一个乞丐跑过来了。

我下车，问乞丐：“寺院里有僧人吗？”

乞丐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

我看了看寺院的大门，又问：“我问你呢，寺院里到底有没有僧人？”

乞丐收住笑，说：“当然有，寺院里除了僧人还会有谁？”

我也笑了，说：“也是，你个乞丐，说得还有点道理。”

乞丐说：“那就给我施舍点钱吧，我去买点东西吃，我快饿死了。”

我看看他，他确实一副很饿的样子，就从兜里摸出五块钱给了他。

乞丐连声谢也没有，就拿着钱跑向了一边的小卖部。

我打开后门，把死羊抱了出来。我抱着死羊往寺院大门的方向走，血从死羊的嘴里一滴一滴地滴到地上。

乞丐从小卖部里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些零食。

乞丐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说：“你没关车门。”

我回头看看，车门确实开着，就说：“你帮我关上吧。”

乞丐过去把车门给关上了。